



聘過何人？”聞生道：“向在患難之時，當面議定者。”方公沉吟一會，道：“二女同居，娥皇、女英之事，古人亦有。因聞兄如此欺學生，所以老夫翻然不願。賢兄今日先肯說明，足見賢兄之忠厚了。學生通通之性，老而愈堅，願與監兄兩存，老夫卻也無悔。”聞生就打恭道：“老先生如此恩德，生死銘佩。但無媒妁奈何？”方公道：“你我當面議定，何必媒妁！昔日一課一詩即是媒了，可見婚姻自有定數。賢兄擇一日，隨分行些禮來，寸絲為定，就到老夫敝寓畢姻。”因留聞生小酌。

卻說鄔媽出來，偷瞧了一會，回二位小姐道：“並不見甚胡相公。只見大相公在廳上與方老爺說話。”小姐大驚道：“怎麼就是他！其中必有緣故，看他如何。”

聞生飲了一會，告謝起身。方公就進來與小姐說知。小姐沉吟不答，來與胡小姐商量，胡小姐道：“既是胡朋，就是哥哥，你爹爹又許了他，正中了我之計了。你不必強他。”二人暗喜。

且說聞生回來，對胡公說了，擇日下過禮來，擇了一個吉日做親。聞生恐怕敗露，將日子選得早些。胡公來拜方古庵，此時已做親家，彼此盡釋舊怨。要把胡小姐接回，方小姐不肯，說道：“聞郎做親之日已近，妹妹同我去罷。”小姐應允，出來見了胡公，彼此暗暗說明緣故。胡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同那日回來亦可。”因笑道：“為人太執，反受人欺瞞至此。”

聞生星夜就把聞公夫婦也接了進京，尋了一所大房子，一樣兩間。喜日將近，鄔媽、柳絲先來鋪設得十分齊整。到了那日，聞生大紅圓領、烏紗皂靴，在家等候方公送方小姐過來。胡公也是一乘彩轎去接茜芸小姐。一路鼓樂喧天，二位小姐一同進門，打扮得天仙一般。聞生出來，同拜花燭，方小姐居左、胡小姐居右。方公見了大驚，連忙來問。當不得吹打得如雷一般，叫嚷也叫嚷不應。直等拜完了花燭，聞生走到方公面前，雙膝跪下說道：“小婿之罪，擢發難數。有一番苦衷真情，此時不敢隱諱，只得直陳。”方公一把扶起道：“你有何罪？只是令妹何以同拜花燭？”聞生道：“前日言過，因患難之中言定，斷不能卻者。”方公道：“豈有此理！你們是親兄妹，怎麼說患難之中定者？”聞生道：“此乃舍表妹，而非親妹也。”方公道：“這又奇了。此位小姐非敬翁所出麼？況且令妹已許聞兄，何以又與兄同拜花燭？”聞生又跪下道：“小婿得罪，不是胡朋，正是聞友。”方公大驚道：“怎麼說兄就是聞友？”聞生道：“小婿彼時在山左，有不得已處，權稱家母舅之侄，因店主人一語道出，所以推辭以對岳丈。後來又入都鄉試，家母舅不知小婿假名，所以堅詞以復，被胡同冒認。及至小婿托富子周奉求，又說令媛已許人矣。小婿不得已，在京師與家母舅相訂。不知岳父在家，又與老父有約，令媛已在寒舍。後來獄中晤胡同，說令媛另定富豪，而舍表妹之選皆岳丈之故。小婿一時不察，遂爾獲罪。前日尊婢柳絲說知，小婿如在夢中方覺。先托富子周代陳，因見岳父盛怒之下，所以又作胡朋，欲藉舊日之知，以釋今日之罪，今特請罪階前，唯岳父原而赦之。”方公聽了這些話，倒大笑起來說：“原來有這些緣故！可見老夫素所愛慕者，即兄一人。”就向富子周與胡公、聞公道：“此事顛顛倒倒，將來倒成一段佳話矣！”聞公也來請罪，就一邊相邀上席，一邊送新人進房。

柳絲出來拜見二位小姐。外邊是聞公陪著方古庵、胡敬庵、富子周、沈刑部一班官員喫酒。聞生與二位小姐回到房中飲合巹，他偷眼將方小姐一看，果然十分美貌，與胡小姐真如姊妹二人，心中大喜。方小姐年長，當晚在方小姐房裏成了親，郎才女貌，十分得意。

次日，往方家謝親。晚上，到胡小姐房中，敘離別的話。聞生又把上本請出柳絲的緣故說了，二人大笑。聞生因笑道：“幾年干夫妻，今晚接真了。”胡小姐微微而笑，二人上床，他兩人終日見面的，比方小姐更加親愛。到了三朝，又擺酒請兩位岳丈並眾官員。到半席之時，又說起賈有道誣詩並胡同冒認之事，大家大笑。

過了幾日，聞生對二位小姐道：“我的功名姻緣都虧了醉雅雅。”又把做琵琶詞、雅雅說皇親之事也說了一遍，便道：“我做的琵琶詞，他彈得最精，叫他來彈與二位夫人聽。”就差人去請，回來說道：“半月前從了一個貢生回下路去了。”聞生歎惜道：“我甚虧他，未曾報得。”心中默然。聞生十分好待鄔媽。

過了幾時，又值鄉試之期，王楚蘭中了來拜，聞生出去見了。進來對方小姐道：“有一件快事報與你知。適纔王楚蘭中了來拜，說起賈有道之事。原來當初他騙了繆成一百兩銀子，所以設此奸計。如今繆成因親事不妥，問他追還原物，將他告在吳縣，打了二十板子。你道暢快不暢快，可見天理不爽！”胡小姐道：“姐姐的仇人都現報了。只有厲兵科這廝害了我，此恨未消。”聞生笑道：“他是你的仇人，是柳絲的功臣，將功折罪罷了。”二位小姐一齊大笑。方小姐道：“如今那個胡同怎麼樣了？”聞生道：“他被沈老師夾了兩夾棍，如今回籍去了，都是他讒言構疊，以至我參了令尊，費這許多周折。”三人如魚似水，十分得意，不消說得。

胡公自這一番之後，無意做官，在蘇州住了。方公補了京畿道，做到工部尚書，因不事權貴，後來就告病回來了。聞生做了幾年官，因聞公夫婦思想家鄉，他就告病回去，同二位夫人一齊歸家。富子周也升了知府。回到家中，聞生置酒請舊社諸子游虎丘，王楚蘭、杜伯子、方石生一同在坐。大家說起那年游虎丘遇著方公的話，富子周道：“都是相如有病不來，所以如此成了一段風流佳話。”大家稱羨不已。

過了年餘，聞生又起用進京，直作到禮部侍郎。聞公夫婦因見兒子興頭，在京快活終身。聞生二位夫人各生一子，後來都登科甲。聞生與二位夫人、與柳絲都齊眉到老。豈非千古的一段聯珠佳話！

詩曰：

姻緣憑月老，顛倒見風流，

不是求凰操，無須歎白頭。

有詩一首，單道聞生的好處：

蜀中司馬擅雕龍，漫道文君指下逢。

今日風流詞賦客，才名不輸舊臨邛。

又詩一首單道方小姐好處：

水面新舒並蒂花，芳姿灼灼映朱霞。

豈嫌當日吳宮女，何事輕身到若耶？

又詩一首單道胡小姐好處：

鳳凰元來自有群，憐才羞道卓文君。

湘妃江上風流才，連理嬌姿最茜芸！

